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三百十七　子部

困學紀聞卷六

宋　王應麟　撰

春秋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絶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盖

凛凛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霸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與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

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

其位不敢自專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

作不如是錯亂無章也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陳氏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葢尊周而罪魯也張氏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

時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若璩按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前已然年有四時不可偏舉四字以為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耳此豈聖人特筆哉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東萊集解亦不取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

而不正以貽禍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若璩按胡傳以為侵六十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金石録咼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即立或言立中庭皆當讀為位蓋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泰泰山刻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宗伯掌

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葢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輸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来輸平即左氏渝平也胡文定謂以物求平恐不然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

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公羊疏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

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若璩按三禮二字疑不可曉反覆窮思似是修為二字質諸公

羊傳疏頗台因自笑曰邢邵言日思誤書更是一適　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

王介甫荅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葢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朱文公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

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葢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呂成公講義

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氏出奔衛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絶惡於未萌必謹其微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

爾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以為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閭尚有史況一國乎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矣若璩按成王封伯禽有史有典策典策春秋之制也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若璩按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為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

二年是有誤三為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為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為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雖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 衛朴以莊公十八年三月獨不入食法不知法推是歲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元史郭守敬曰蓋誤五為三是也詳見余潜丘剳記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

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若璩按比月頻食此理所絕無者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之鑿鑿不必西法為然余嘗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某公某年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秦雲九頗以為然

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

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孟子題辭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義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之蓋爲緯書者述此語耳

公矢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一十九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先儒以為妄

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漢欒大是也愚按以大為紀侯之名本劉質夫說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末詳其意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蟦爾雅食葉蟦音特爾雅蜚蠦蜰郭璞注蜰即負盤臭蟲劉歆曰負蠜誤矣江休復雜志唐彥猷有舊本

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蠜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

郎顗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公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徳衰矣若璩按晉袁甫傳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此何休註也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衮鉞一時薫猶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慕其流芳也我朝鐫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若璩按鐫工安民李仁父長編作李姓非

余親至西安碑林中辨之

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仲子之賵宰書其名成風之賵王不書天正三綱也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貴之説謂之知春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

皆善之劉原父以為自相命非正也止齋亦以為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愚謂齊衛胥命此霸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堅其來漸矣

書郊九皆卜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書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

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来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即以為魏黄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

春秋三書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

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為變甚於彗矣齊有彗星見於傳而經不書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為之變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晉自武獻以来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晉人無信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剥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

以南詔本朝以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狄入衛踰年齊侯方城楚丘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丘而不著其城之者書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隨

程氏云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檉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壯丘

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葢有兵車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乗車之會六其説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犒師之詞云爾李氏韶世紀云桓公會不邇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鑯内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奬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

譎之辨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又曰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若璩按今繁露例兩作辭陸農師稱之又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攻媿按攻媿謂樓鑰號真得夫子心法何校本云達吉疑作達占

董仲舒春秋决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

百三十二事隋唐志十卷今僅見三事而已若璩按藝文類聚亦載一事御史中丞衆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獄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葢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秋為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鹽鐵論文學曰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若璩按文學曰當作丞相史

曰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桓以許田賂鄭宣以濟西田賂齊身為不義而以賂免取宋郜鼎納莒僕寶玉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末流之

敝貨范鞅而昭公不入矣竊寳弓而盜臣肆行矣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邑來知利而不知義矣孟子是以有不奪不饜之戒

公如京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其簡如是而朝聘於大國史不絶書尊卑之分不明強弱之力是視記禮者以魯為有道之國道焉在哉

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也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不復

還舊封詩以鶉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
故於晉始立名之
書狄入衛書楚子入陳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故稱入
焉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
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
言吳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焉
故皆書曰初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畤初租禾初為

賦取法乎春秋

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来聘鄭伯使其弟語来盟曰諸侯以國事為家事聖人以國事為王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曰不能大復國於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於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如齊納幣大夫宗婦覿用幣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遂廢夫

婦之常禮不以彊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鄭伯乞盟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動無異於匹夫宋公會于盂戰于泓曰與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盟于翟泉晉人秦人圍鄭曰銳於合諸侯者必有時而惰工於假大義者必有時而拙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曰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霸遂城虎牢戍鄭虎牢曰公其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

策歸其險於一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城杞城成周曰大夫之於諸侯不自嫌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辨其發明經旨簡而當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先視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

也横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

孫明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迂書皆用此說通鑑謂王霸無異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以霸為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邵子於五霸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若璩按杜註五伯本服虔見毛詩疏此三代之五

伯也

錫桓公命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而為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許止而孝悌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書郜鼎衛寳而義

利辨矣書遇于清會于稷而亂賊之黨沮矣

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為首其有感于寶慶之臣若璩按寶慶理宗初即位乙酉改元之臣謂史彌遠乎懍懍焉春秋之法也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彊臣唐之悍將假此

名以稱亂甚於詩禮發冢者也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之筆戎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以蔡般弗討而細故是卹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彊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嚴

乎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歟朱文公詩以為范太史受説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若璩按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

矣今以周厠唐列為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殁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其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覲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册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今唐書則帝紀后傳兩收則天殆亦參用其說焉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眚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也書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云言大别山川之雩諸侯雩上帝於是季氏旅泰山矣

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鷄澤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鄄之會魯不至及幽之

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遠啓疆之召而後如楚焉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以夷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僣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僣天子矣陪臣不止僣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僣諸侯

矣

左氏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

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晁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

後憑私臆決甚而閣束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户也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為春秋學餘二十年館閣書目以為依託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賈逵以為明劉氏之為堯後始得立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末哉漢儒之言經也若璩按賈逵雖明劉氏為

堯後止令逵選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未嘗立學官立學官乃光武因陳元之言然旋立旋廢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為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新都之篡以沙麓崩為祥釋氏之熾以恒星不見為證蓋有作俑者矣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

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愚甞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録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孔子之言也東方曼倩杜元凱皆用之

老泉謚論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穆后始愚按魯惠公

聲子已有謚在春秋之初若璩按文姜亦不從夫謚金仁山謂特謚為文也計

必有秀慧之質晨雊之才者

衆仲對羽數服杜之説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則每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傅隆以杜注為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降殺以兩減其二列爾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劉原父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儀

若璩按今宋書樂志故必以八人為列人誤作八列誤作例王氏所見本尚古

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公羊傳公子翬曰吾為子口隱矣荀子周公曰成王之為叔父穆天子傳亦云穆滿皆生而稱謚紀事之失也若璩按顧寧人歷引生而稱謚及魯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以成為謚不知下文稱苦成氏晉語稱苦成叔子左傳苦成叔傲寗殖曰苦成家其亡乎則成非謚蓋亦邑名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成鱄言武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史記云文武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

五十五與此同荀子謂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漢表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章和元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當以成鱄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若璩按富辰首舉國名皆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明十六人何以云成鱄十五人當為正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

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葢祁子之學識見於不沐浴佩玉之時衞多君子淵原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萬世為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為篤論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觀魏受禪碑唐六臣傳利菑而樂亡者有矣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於親亦曰慈内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顓於事君為人

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此可以發明左氏正時之義

通鑑外紀目録云杜預長歴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歴也春秋分記云長歴於隱元年正月朔

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羲叟起漢元以來為長歷通鑑目録用之若璩按春秋長歷論止有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二語是

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不可以訓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蜀漢冦魏而綱目非之書晉冦梁而讀史管見非之況天子之

於臣乎

晉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杜氏以冀亭為冀國嘗考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冀戎史記云秦武公伐邽縣之漢天水郡之冀縣也入顛軨者蓋冀戎前此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蓋亦渭首之戎但秦之縣冀在晉假道於虞之前蓋其餘種也晉自有冀邑冀缺為卿復與之冀若瑑按杜註冀即晉之冀亭最是王氏以為漢冀縣則今伏羌縣也距虞千有餘里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

諒之心油然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温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以為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公謂此說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葢心生生不窮勤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晉之知伯齊之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禹鯀之子也史克於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世則鯀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

貴而能貧張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恥劉道原陳無已有焉 若璩按富而能臣見定十三年註能執臣禮

楚有夏州以夏變夷衛有戎州以夷變夏 若璩按楚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夏氏也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

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毋貯粟無禁林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禁略見于此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衰以壺飱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此即趙衰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議太子服云髙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飾經舞禮不可以訓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之非改

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吴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此皆兵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

西陸朝覿其説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也劉炫云鄭為近之詩三星在天其説有二毛氏以為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為心三月見東方朱文公從鄭説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

下夏諺曰一游一豫為諸侯度孟子注引苑宣子豫馬苑字誤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陸淳又以為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此卜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謚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若璩按孫盛謂此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是也何屺瞻告

余頃得宋槧本不全左傳恰有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事杜註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較近刻少未字而字意尤明義尤協似勝王氏所據之本王氏本與吾輩今日同余擊節曰若果未死賜謚是豫凶事非禮也杜當以為譏不應云終言之一字之增何啻霄壤宋槧本真寶也

蔡墨曰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擾龍宗豈其苗裔歟

甯殖愧諸侯之策賈充憂謚傳其惡不可揜也是以知可欲之謂善

左氏曰先二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昌黎送東野序

言嗚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庶幾乎無欲矣

僑不以防怨為善而怨自弭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為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刼李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刼其君愚按襄九年宋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即子罕也左氏載

其言行檀弓亦稱之賢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刧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戰國策謂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卽左氏分謗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無兩子罕則非斯之言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漢書作子冉文穎注以子冉爲子罕皆所未詳若璩按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兩載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處

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與田常事宛似自屬誣罔然王氏竟未讀此

臧文仲廢六關家語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為不仁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萇弘為違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為天道是夷狄可以猾夏亂華也趙氏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弘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

天命不又大夫則曰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乃長衛侯於盟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矣五月盟于臯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未足信也若璩按盟與會不同盟較會之次為重傳固云乃長衛侯於盟非會也會在召陵蔡固在衛上盟在臯鼬衛則在蔡上異地復異事王氏于此折猶未精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旋皇輿於夷庚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檝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

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林成己春秋論

謂孟門即孟津誤矣晉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于水經注若璩按胡朏明曰唐文城縣即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此孟門則近朝歌杜註以為晉隘道非文城河中之石槽山也余禹貢錐指冀州壺口下辨甚詳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呂文靖於李宸妃之喪其意本於此

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若璩按鄭氏註檀弓亦云名拔或作發

史記仲尼弟子顔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顔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顔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即斯人與家語作顔刻孔子世家云過匡顔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爲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顔高以挽彊名無足怪也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八年舊弼韓富文三公之對愚考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言

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勲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見正義攻媿之言本此嘉熙庚子愚試𦘕聞王圖南發策亦用此二語若𫑰按王氏淳祐元年辛丑進士前一年為嘉熙四年庚子故猶試國子監也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盖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魏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杜

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真文忠辯之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忠之盛者矣若璩按靡于后羿被殺後始奔有鬲氏故曰曾事羿註非無因

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

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正義謂

二說無據愚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

興故謂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魏鍾繇謂左氏為太官公羊為賣餅家

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艮八之占名對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注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

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為舜後虞思按左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若璩按金仁山前編亦辯舜出於虞幕祖顓頊不祖黄帝之說頗悉

穆有塗山之會注在壽春東北說文㑹㑹稽山一曰九江當㑹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蘇鶚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當塗流民寓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呂氏春秋云
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
中原也說文云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
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初學記引逸
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下與說文同其即季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縱女祁
之惡信子鞅之讒錮逐欒盈幾危晉國忝厥祖矣再
傳而吉射亡宜哉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子贑之責公孫成也劉歆亦少媿哉

猶秉周禮齊猶有禮覲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爲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爲陽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平地尺爲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年此乃韓獻子之言若璩按東坡石鐘山記魏獻子之歌鐘也獻當作莊何屺瞻曰詩文中誤用事有自誤者有因古人之誤而亦誤者如晉問作魏絳乃出水經注非不記左傳故以示博此又一例也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列子載隨會知政羣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格

言也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之言其先後差齵凡諸子紀事若此者衆說苑載祁奚救叔向以欒盈為欒達若璩按史記欒盈皆作欒逞避惠帝諱也樂達二字乃欒逞傳寫之譌非說苑本然王氏偶未契勘及此范宣子為范桓子皆誤

考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佑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若璩按曹魏時博士張融難王肅亦以五帝非黄帝子孫相續次者又前於預

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

諸儒引以為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鎬引貞觀勅以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證持以詰維維不能對見談苑太平興國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胷臆塗竄以合詞章見晏元獻公書觀鎬熙之言則經史校讐不可以臆見定也若璩按齊武帝賜晉安王子懋以杜預手所定左傳梁蕭琛得三輔相傳班固真本漢書此二書當更奇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作議論夐殊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敖二子及續説則謂宗子有君道趙宣子使臾騈送賈季帑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非是可以見進德修業之功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皋虢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

兵者好還信夫若璩按戰國策三晉既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曰分地必取成皋韓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皋是成皋不待鄭亡而久入晉矣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襲其跡矣自成風事季友而敬嬴事襄仲矣家法不修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熾也畏清議者亦

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夷狄皆無諱

漢宣帝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博議謂名子者當為孫地出顔氏家訓若璩按孔疏引熊氏曰石字誤當作名字蓋大夫有名惡者謂齊惡非石惡也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故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勸曹操迎獻帝或之

言曰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豈誠於為義者故曰譎而不正淮南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閨内失之乎境外非也辰嬴之事閨内之法安在哉詩於衛風木瓜猶美齊桓而唐風不録晉文亦以是夫

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聞

先儒謂召平高於四皓申屠蟠賢於郭泰

邵子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誓胡文定謂文四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此雖大禹之泣辜無以過以此坊民猶有立威於棄灰者　若璩按嘗謂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楚共王曰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為萬世法

楚之興也篳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視其儉侈而已

樂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劉貢父詩云

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絕顧夷義訓唐志在儒家　梁丘據豈能諫景公哉斯言謬矣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為名而宋之盟其名

不列焉或欲盖而名章如趙盾偽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盖弒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孫郃論春秋無賢臣盖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常

位自古以然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對其何悖哉張睢陽責尹子奇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若璩按張睢陽語以前惟郭璞嘗遇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皆理學精言　尹子奇按通鑑當作令狐潮

令天或者大警晉也畏而能自修者也雖晉之彊能違天乎怠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於寇萊公曰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斯言也蓋有聞於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人也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春秋之季巳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於李斯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郤吳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仇未報則使越爲之謀以滅吳見吳語韓王成之仇未報則從漢

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戍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

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棼冒勃蘇嬴糧潜行上峥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左氏作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大敗之棼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蚡冒之裔楚之同姓歟淮南修務訓云申包胥嬴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躐蒙蘢歷沙石蹠

達滕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跱而不食晝
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黒涕液交集以見秦王亦
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以左
氏考之即左司馬戌也戌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
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其聞包胥之風而
師法之歟 崔立元板作鶴立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大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
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竈言鄭之將火或中或

否子產謂焉知天道梓愼言魯之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亦非知天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

鉏麑之於趙宣子沐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感人至矣商君戴甲操戟李林甫重闗複壁不亦愚乎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古史官之職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爲日官

我朝舊制太史局隷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淳熙中熒惑入斗同修國史李燾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氐祕書丞蔣繼周言氐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災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録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若璩按理宗在位三十六年庚申改元）後枋臣（按枋臣謂賈似道）欲抹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按景定五年）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壬申（按度宗咸淳八年）地生毛明年失襄陽災

異其可忽哉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

叔輒所以哭日食也若璩按馬貴與言古太史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故其時象緯有變而紀録無遺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谿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仲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

有太叔儀有母弟鱄衛獻所以入也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以未可婾也曰子無謂秦無人曰無善人則國從之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宮之竒項有范増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窺吳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懸則曰猶爲國有人乎此皆以人爲盛衰也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為害教大矣

宗人釁夏之守禮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葵丘之禁者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魯宗人之風乎若璩按劉輔諫成帝不宜立趙倢伃為后棧潛諫文帝不宜立郭貴嬪為

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畧其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君子猶有取焉況吳乎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萇弘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若璩按奔楚為魯昭公二十六年事在倚相之後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

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若璩按楚昭王失國猶賴蒙穀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中昭王反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非典籍之力乎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已如良醫察脈如善奕觀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来此晉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晉自蕭魚之後精神景象非昔矣

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若璩按馬公驌告余曰使孔子請討而得也經

大書曰齊陳恒弑其君壬公伐齊殺陳恆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也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臣賊子之故其不作亦以亂臣賊子之故哉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史記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㕦魯作𢀖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若璩按吾鄉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故以為

名而字文潛陸務觀云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别録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家亦有功於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為魯詩經典序録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毛詩傳以平平為辯治又以五十矢為束皆與荀子同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古之格君心者必以儉董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弘正邪雖殊而啟武帝之侈心則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為戇朱游為狂晉士習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為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為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會于夷儀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簒奪之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斬袪羋尹無宇之斷旌其讐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髙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吴景

帝之遺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書曰人惟求舊若璩按謂荀林父新從政在本月范鞅新從政僅十日新字奇確

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薳子馮是也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

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楚語云雍子之為與傳不同傳玄

云國語非丘明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　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王荆公以為六國時人　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

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鄭漁仲云左氏世為楚史　司馬公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若璩按黄楚望書出極辨以左氏為楚人之非盖均載晉楚之事辭意間多與晉而抑楚是也

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圖

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犂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

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犂于荆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

策祖孫皆以義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

於傳故表而出之

晉語知宣子將以瑶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

別族于太史為輔氏通鑑取此戰國策張孟談因朝智伯

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知過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韓非子同知云更其族

過即智果也二説之先後不同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騷愁也

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揚雄離畔也

為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襄二十年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

鳴玉以相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

鳴玉以相蓋楚昭王時鞅者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圉為公子圉以鞅為武之子皆誤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子產之子始為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若璩按子產之子左傳謂之國參

鄭語依睩歷華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

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按下文前華後河則上文當作華若璩按此證致精朱鬱儀及以鄭注華字誤誤矣　何屺瞻曰明道本前華後河正作華

晉語竇犨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云鳴犢犨字通鑑外紀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竇犨對簡子誤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

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法若璩按東坡續楚語論即東坡非非國語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大叔九言論語一言蔽之曰思無邪秦漢以来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若璩按戰國策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是古以一字為一言不為非又按盧六以曰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亦以一字為一言是論語已有兩例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歲

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若璩按寧宗在位十四年戊辰中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真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寛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却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歳星之臨吳

子産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録其制一也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若璩按呂覽尹鐸謂趙簡子曰敦顔而上色者忍醜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若璩按嘗戲謂韓信屈於市之少年步騭屈於郡之豪族何淮陰人偏能忍辱耶亦一異

内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管子之言即辛伯之諗周桓

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齊桓之心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

若璩按與論衡不同王氏所擇精矣韓文公謂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爼禮也仲尼閒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

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
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今俗語云一帀淮南子以數雜之
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文子作數集
注雜帀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帀俗語出於此
或以益為臯陶之子列女傳睪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
家注臯陶之子伯益也李邕為李思訓碑云睪子贊禹甘生相秦睪與臯同林
少穎謂伯益即伯翳其後為秦臧文仲聞六蓼滅曰

臯陶庭堅不祀忽諸使臯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列子夷堅聞而志之服虔注即庭堅也　若璩按伯益為臯陶子亦見高誘注呂氏春秋及鄭氏詩譜陸德明音義詳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八條

嫠不恤緯齊女有禮漆室女憂君況委質為臣者乎列女傳魯漆室女韓詩外傳云魯監門之女嬰　莒婦投紡復其夫之讐而不知有君與不恤緯者異矣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皆見于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郯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誚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見晉語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如指諸掌鄭漁仲曰世本公子譜二書皆本左傳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程子謂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莊公寤生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

寤生若璩按周書寤儆解王曰今朕寤有商驚予註云言夢為紂所伐故驚史記解王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參以說文寤晝見而夜夢也則莊公寤生者乃夢中所生解較直捷

黄池之會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吴晉爭先雒之謀也然不能救吴之亡故吕氏春秋曰吴王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然則雒亦嚭之流耳若璩按何屺瞻傳明道二年刊國語正作王孫雒與王氏當日所引本同今流俗本盡作雄

晉有四姬鄭子産有男女辨姓之言考之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蓋周禮之壊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

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

正己則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

母之訓而從君之命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

縮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

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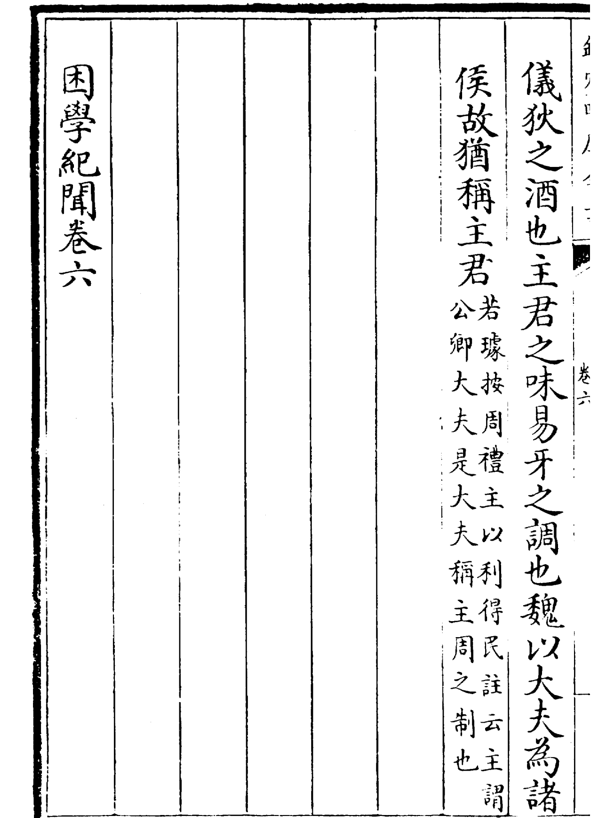
晏嬰杞田之治僅及於侵小師保固如是乎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尼曰晉

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夏有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為仁非指克己復禮即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若璩按亦有辯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六條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注大夫稱主　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注大夫之妻稱主　左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此大夫稱主也若璩按盧六以曰魯語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此子稱母亦稱主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史記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



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若璩按周禮主以利得民註云主謂公卿大夫是大夫稱主周之制也

困學紀聞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康　偉